

京剧宗编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第四十集

双玉镯

法門寺

刘瑾逛花园

京剧索引

第四十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 剧 彙 編 第四十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3 11/16 • 字數：81,000
1958年6月第1版 195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300册

統一書号：10071 • 258 定价 • (7)0.34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戏曲遺產、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剧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動。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為京剧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導委員會

目 录

双玉鐏.....	1
法門寺.....	68
刘瑾逛花园	112

双玉鐲

(又名‘双姣奇緣’)

提 要

明时，世襲指揮傅朋，年長未偶，母氏遂贈玉鐲一对，囑其自行选配。

一日，傅出閑游，見孙玉姣門前独坐，互相傾慕，因遺玉鐲一只，拟訂終身。玉姣拾鐲惊喜。事为刘媒婆撞見，即往詰問。玉姣实告，并以綉鞋一只央为撮合。媒婆旋告其子刘彪。彪賺綉鞋，訛詐傅朋，为乃叔刘公道驅走。彪对傅、刘，从此怀恨在心。

黄昏，彪复去賺玉姣。适玉姣舅父屠申夫妇在室同宿。彪疑为傅、姣苟合，举刀便杀；并將一人头投擲刘公道后园。雇工宋兴兒發見报刘。刘入駭，为灰口計，遂將宋与人头同填枯井。

次晨，孙母报官。县官赵廉，捕申玉姣。玉姣詳供傅朋遺鐲事。傅因被拘，屈打成招。然尸首下落仍無头緒。时刘公道为脫罪責，誣告宋兴兒盜物逃走。赵疑与該案有关，即捕宋家父女。虽然当堂辯白無辜，但以無錢补偿刘家財物，宋女巧姣終被收监。

獄中，傅朋与二姣相見，各言往事。巧姣断定凶手必为刘彪，并允代为鳴冤。傅感其德，乃以另一玉鐲相贈；且囑家人代偿刘家銀兩。

宋巧姣出獄，拜見傅母。傅母見鐲大喜，收为兒媳。

权閹刘瑾往法門寺降香。巧姣以探亲为名，雇伴刘媒婆。媒婆醉后备訴刘彪賺綉鞋經過。巧姣遂往法門寺控告。瑾命赵廉先捕刘彪，后捉公道，屠家血案始明，宋子奇冤亦雪。孙、宋二姣，均与傅朋完配。

双玉鐏

李万春藏本

第一場 賜鐏

〔傅朋上〕

傅 朋 (引)先人將相，論功勛，拓土開疆。

(詩)冲齡人稱導奇郎，

備嘗甘苦居窮鄉；

何時春風泥銜燕，

依舊飛入玉華堂。

小生、姓傅名朋字云程。友德五代玄孫。當日洪武開基，先人征戰有功，勅封世襲指揮，與國同休。後因劉瑾專權誤國，我爹爹嘔血身亡。我母子寄居鄆郎縣，農桑度日。這幾天母親長吁短嘆，不知爲了何事。不免請出母親，問個明白。有請母親！

〔傅母上〕

傅 母 (引)蕭條朱戶寂寞鄉，盈盈兩鬢似雪霜。

傅 朋 母親萬福！

傅 母 罷了，坐下。

傅 朋 啊母親，這幾日愁眉不展，不知爲了何事？

傅 母 兒呀，你父未能歸葬；孝服已滿多時，襲職文書未到，叫爲娘怎不愁悶？

傅 朋 原來如此。有道是：無官一身輕，有田可勤耕；農養蠶吐絲，自然衣食丰！

(唱)富貴窮通天主張，
豈在營求晝夜忙；
春花秋月盡堪賞，
一世無官又何妨！

傅 母 兒呀！

(唱)先人征蜀定南方，
蒙恩勅封武義郎。
你父為國中年喪，
母子扶柩來此鄉。
每日只把雪花賞，
未見勅封紙半張。
我兒婚事懸心上，
母有玉鐲早定鸞鳳。

兒呀，為娘有玉鐲一付，帶在身旁，尋訪才貌佳人，
可以婚配。

傅 朋 孩兒遵命。

傅 母 自古淑女配鸞鳳，

傅 朋 也要才貌兩相當。

(同下)

第 二 場 雇 工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引)貧窮刺綉習針黹，何日梁鴻配孟光。

(詩)奴家生來命運低，
慈母早亡身無依。
四壁蕭條如水洗，
貧窮無奈常忍飢。

奴家、宋氏，小字巧姣。老母早亡，家業凋零。岁值飢荒，我父外出求济未归，奴家孤守寒窗，不覺飢寒难忍。想前輩古人曾画餅充飢，我何不作詩一首，学他一学！啊，爹爹呀，家中無有隔宿米，可憐身無遮寒衣！（起介，作詩，念介）

（詩）冷灶生塵早無烟，

飢寒二字并相連。

梅謝花开新春景，

惱恨蝴蝶繞竹帘。

詩已做完，越發飢寒起来了。咳，奴好命苦也！

（唱）家貧無有隔宿米，

可憐身無遮寒衣。

双鎖眉头長嘆气，

無計可充肚內飢。

〔宋国士上〕

宋国士 （唱）自幼不会鑽营取，

年岁飢荒將誰依？

朱門豪富誰調济，

文章不值半毫厘。

宋巧姣 爹爹回来了！

宋国士 回来了。

宋巧姣 啊爹爹，外面可有人調济我們？

宋国士 兒呀，如今喜的是“錦上添花”，誰肯“雪里送炭”？

为父的在田苗地里，挖来苦菜，兒快去做来，与为父充飢。

宋巧姣 孩兒遵命！（哭介，下）

宋国士 适才进得門来，看見我女兒在桌上書写什么，待我

看来。原来是絕句一首。（看詩念介）

（詩）冷灶生塵早無烟，

飢寒二字并相連。

梅謝花开新春景，

惱恨蝴蝶繞竹帘。

想我宋国土所生一子，呆蠢如泥；生得一女，却乖巧伶俐，哎，我那伶俐的兒呀！

（唱）自幼喪母身無依，

独坐寒窗誰憐惜？

謹守閨門貞烈女，

后来必作貴人妻。

〔宋兴兒上〕

宋兴兒 （唱）朝走东来暮走西，

販賣營生苦慘淒；

今春買賣無毛利，

囊無資本总是虛。

孩兒拜揖！

宋国土 兒呀，求人調濟之事如何呀？

宋兴兒 世态炎凉，誰肯調濟？刘公道要雇孩兒为工，兒引他前来，与爹爹商議。

宋国土 兒呀，你小小年紀与人家为工，为父怎忍？

宋兴兒 爹爹，事到如今，还說什麼忍与不忍，不过是暫度荒年罢了。

宋国土 如此，待为父請他进来。（欲行又止介）道为父有請！

宋兴兒 有請刘伯伯！

〔刘公道上〕

刘公道 有田無人种，

出錢來雇工。

宋國士 雇工非容易，
俱是奴下人。

劉公道 宋先生何出此言？“俱是有緣人”哪。

宋國士 “俱是奴下人”！

劉公道 宋先生此話太謙了，哈哈……

宋國士 劉兄請進！

劉公道 請！

〔同進介〕

劉公道 適才令郎說要與人家為工，可是真的么？

宋國士 啊劉兄，貧窮所逼，見笑了。

劉公道 為工作活，有什麼“見笑”呢？宋先生，這工價銀要多少？

宋國士 劉兄，小兒蠢笨，只求有碗飯吃，還敢要工價多少！

劉公道 宋先生，我豈肯白白用人？你我是先小人，後君子。每年工價銀三兩；外加細米三斗，不在其數。你看少也不少？

宋國士 工價銀三兩么，却也不少。只是細米三斗，却不敢收。

劉公道 宋先生，莫非你是嫌輕？

宋國士 劉兄說哪里話來？漫說三斗，就是一升半碗，誰肯白送？

劉公道 好，告辭！

宋國士 哪里去？

劉公道 去到大街，請一代筆先生，立下雇工文約。

宋國士 怎麼，還要立文約么？

劉公道 那個自然。

宋国士 待弟写来。

刘公道 哎呀，我倒忘怀了，眼前有夫子，何必求聖人。如此有劳了！

宋国士 待我来写。（写文約介）刘兄請看。

刘公道 写得好。只是無有保人！

宋国士 老汉亲笔写的，

〔宋巧姣暗上，看刘公道介，下〕

宋国士 何用保人，請来收起。兴兒，随刘伯伯去吧！

宋兴兒 是。

刘公道 告辞了！

（唱）令郎举动多伶俐，

放羊也不費心机。

同居同食同和气，

些許工銀何足惜。

〔刘公道、宋兴兒下〕

宋国士 （唱）只为眼前無生計，

兴兒去的好惨凄。

求人不如求自己，

恨我家貧少食衣。

〔宋巧姣上〕

宋巧姣 （唱）籬笆后面暗偷覷，

我看他面帶惡相令人疑。

心中盤算猜詳細，

急向严亲說端的。

今日月破諸事不利，

此刻上工甚不宜。

參見爹爹！

宋国士 罢了。

宋巧姣 啊爹爹，方才孩兒見那人面帶惡相，決非安分良民。
為何叫我弟弟与他为工呢？

宋国士 只因家貧如洗，又逢荒年，为父也是万般無奈了。

宋巧姣 縱然为工，不該叫我弟弟今日上工。

宋国士 今日怎么？

宋巧姣 今日乃是“月破”忌日，諸事不宜。

宋国士 我兒忒小心了。与人为工，还講什么“月破”？你不必多言，去煮粥来，今日你我父女要飽餐一頓了。

宋巧姣 是。

宋国士 正是：

事成休議論，

宋巧姣 月破起疑心；

宋国士 且問直中直，

宋巧姣 須防仁不仁。

咳！

〔同下〕

第三場 拾 鐺

〔孙玉姣上〕

孙玉姣 (引)愁鎖双眉头，只为腹內憂。

(詩)泪湿衣衫痕滿袖，

新愁又接旧日愁。

標梅期至燦如秀，

見人不覺滿面羞。

奴家、孙玉姣。父亡母寡，家亦不丰。年方二九，
尙未許配人家。母亲好佛，終日不理家务，料今生

無有出头之日。思想起来，心事如麻。咳，泪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

〔孙母上〕

孙 母 (引)要拋紅塵路，須將煩惱丟。

孙玉姣 参見母亲！

孙 母 罢了，一旁坐下。

孙玉姣 謝坐！啊母亲，为何起来甚早？

孙 母 我兒有所不知，只因普渡寺来了一位和尚，在寺內談經說法，为娘要去听經参拜。

孙玉姣 不过是个头陀，拜他何来呢？

孙 母 嗯！毀僧謗道，难免“地獄”“割舌”之罪。从此改过才是！

孙玉姣 孩兒遵命。

孙 母 我兒習学針黹，小心門戶。我要听經去了！

(唱)我去后你在家莫要閑坐，

守家門將針黹用心習学。

吃清齋三早晨也不为过，

等午后娘回来料理生活。(下)

孙玉姣 (唱)老母亲虔佛事又去早課，

全不問女兒的心事如何。

难料想我今后怎样結果，

忍不住扑簌簌泪雨婆娑。

且住！我母去后，悶坐無聊，何必靜掩柴扉？待我將門兒半开，散心一回，有何不可！

(唱西皮原板)

鎖深閨悶懨懨实难坐臥，

嘆生在貧穷家紅顏命薄。

女兒家站門口虽云不可，
暫時兒料無有什么風波。

〔傅朋上〕

傅 朋 (唱)閑散步从孙家門前路过，
見一位美佳人貌似嫦娥。
只見她俏容顏似鮮花一朵，
引得我魂灵兒飞过天河。

且住！这位大姐生得天姿国色。想必是孙媽媽之女，我傅朋若得此女为妻，平生之願足矣。待我向前与她講話。哎呀且慢！素不相識，男女交言，于礼有碍，待我轉去了吧。

(唱)虽同乡碍礼仪不敢有錯，
况与她并無有半点瓜葛。
我也是宦門后英雄才略，
怕的是乡里們笑我輕薄。(回头笑介，下)

〔孙玉姣看介〕

孙玉姣 呀！
(唱)他虽去却頻頻回顧于我，
好一个美男子風流情多。
容顏俏虽潘安比他不过，
若与他成連理終身有托。(進門介，又開門，望介)

〔刘媒婆暗上，望介〕

刘媒婆 唉！
(唱)背地里被老身一眼看破，
男有情女有意互送秋波。

〔傅朋內咳嗽介〕

刘媒婆 又来啦！

(唱)我且在大树后側身躲过，
看他們見了面怎把話說。

(傅朋上)

傅 朋 (唱)引得我急煎煎心热如火，
再轉去通姓名看她如何
似这等好机緣不能錯過

(孙玉姣開門介，傅朋与孙玉姣对看介)

傅 朋 (唱)暗与她留一物好結絲蘿。
請問大姐，这可是孙媽媽門首？

孙玉姣 正是寒舍。

傅 朋 孙媽媽可在家么？

孙玉姣 家母不在家中。

傅 朋 哦，你原来是孙家大姐，小生有礼了！

孙玉姣 还礼。足下尊姓大名，何以問及家母？

傅 朋 小生姓傅名朋，就在前面居住。聞知貴宅养的好雄
鷄，小生要买一只使用。

刘媒婆 (背供介)这小子，敢情是买鷄来啦！

孙玉姣 雄鷄倒有。家母不在家中，难做交易。

傅 朋 (背供介)哎呀且住！我帶玉鐲一付，不免卸下一只，
假遺在地，她若拾去，姻緣必成。啊大姐，令堂不
在，小生往別处去买。

孙玉姣 相公請便。

傅 朋 告辞了！（作揖，看介）

刘媒婆 (背供介)好啊！

(傅朋、孙玉姣双望門介)

傅 朋 (唱西皮原板)

暗丢下这玉鐲权当媒妁，

假施礼展衣袖遺落玉鐲。(遺鐲介)

若拾去这姻缘八九稳妥，(下)

〔孙玉姣望門介，刘媒婆欲拾鐲介，孙玉姣出門介，刘媒婆吓退介。〕

孙玉姣拾鐲介。傅朋上，看介〕

傅 朋 妙啊！

(唱)回家去禀母亲請人說合。(下)

〔孙玉姣望門介〕

孙玉姣 呀！

(唱)临行时笑盈盈施礼別我，

〔刘媒婆暗下〕

孙玉姣 (唱)有意兒展衣袖遺落玉鐲。

我与他結絲蘿有何不可，

作一对好夫妻終身有托。

〔孙玉姣閉門，又開門介，看介，又關門介，下〕

〔刘媒婆上〕

刘媒婆 有趣啊！

(唱)他二人兩相願含情脉脉，

这其中缺少个人兒說合。

这时候不由我心中暗乐，

似这种大媒人誰来爭夺。

我、屠戶刘彪之母，慣当媒婆。方才看見傅朋与孙玉姣，眉来眼去，彼此送情，临行留下一物，被老身瞧見。这是好事，我去給他們办办。想起这倆人兒来，实在可乐，啊哈哈……

〔“夜深沉”牌尾子。刘媒婆兩望門介〕

刘媒婆 (唱)險些兒把我的兩腮笑破，

他二人背地里露出手脚。